

惊 魂

JINGHUN

神秘的灰楼

悬疑惊险小说

系列



【注意】

疯女人的阴谋

葛冰 作
力作

惊 魂

神秘的灰楼

悬疑惊险小说

系列

【注意】

疯女人的阴谋

葛冰 作
力作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神秘的灰楼/葛冰著. —北京: 中国少年儿童出版社,
1999. 7
(悬疑惊险小说系列)
ISBN 7-5007-4735-7

I. 神… II. 葛… III. 儿童文学-中篇小说-中国-当代
IV. I287. 4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1999) 第 15528 号

插 图: 武凯军

责任编辑: 蔡国筠

悬疑惊险小说系列

神秘的灰楼

葛 冰 著

*

中国少年儿童出版社出版发行

社址: 北京东四 12 条 21 号 邮编: 100708

北京市瀛洲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

*

787×1092 1/32 3.625 印张 1 插页 50 千字

1999 年 8 月北京第 1 版 2000 年 6 月北京第 2 次印刷

本次印数: 11,000 册 定价: 4.70 元

ISBN 7-5007-4735-7/G · 3527

凡有印装问题, 可向本社出版科调换

悬疑惊险小说系列

屋顶上的脸

★神秘的灰楼★

吊在空中的眼睛

夜上灵车

午夜十二点

……闪电以耀眼的蓝光撕开黑暗，在隆隆的雷声中，一声尖厉的叫喊：“雪地里埋不住死孩子！”……

我先告诉你有关一张照片的事。

照片的题目很好听，叫做“海”。是日本千叶县一位中学老师拍摄的。他想拍一张蓝色大海的照片。

据说拍摄时，天气很好。大海蓝蓝的，一平如镜。这位老师的心情也和大海一样，感到非常舒适。可是当照片冲洗出来后，他一看，却大吃一惊。

因为，在平静的海面上，漂浮着十几个儿童的脑袋。虽然影像显得模模糊糊的，但是还能隐约地看出这些孩子脸上痛楚的表情。

这位老师的心情立刻变得很压抑。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，他百思不解。一直到几个月以后，他又一次来到海边，才从附近渔民的口中得知，在一年前的暑假里，一位老师曾带着十几个学生来这里游泳，被突如其来的浪涛卷走了。

.....

我之所以讲这张照片的事，并不是我认为它是真实的。我也一直怀疑它的可靠性。但是就在一个礼拜之前，我竟然也碰到了类似的事情。我们班的一位叫刘欣的女生要转到别的学校去上学。临走之前，几个和她要好的女同学一起合影留念。我给她们拍照。凑巧我爸爸刚刚给我买了一架照相机，是傻瓜的。唐英亲自找上门来请我为她们拍照。唐英是我们班，不，是我们学校最漂亮的一个女孩，学习特棒，男生都挺愿意和她接近。她找我，我当然不好意思拒绝。

我拿着傻瓜照相机，先是在教学楼前照，后来又在篮球场、图书馆、校内小花园照。

我拍摄得很卖力气。站着、蹲着、单腿跪着、趴在草地上……

那五个女生也都特听我指挥，叫她们看镜头，就一齐不眨眼地看着我。叫她们喊“茄子”，

就一起喊“茄子”……

那种支配人的感觉很舒服。一个柯达卷很快用完了。我马上骑自行车送到附近的一个小冲洗部冲洗。

问题出现在傍晚。

我去取照片，这是一个很小的冲洗部，就在我们家附近，一个头发染得黄黄的小青年开的。只有一间小门脸，门口竖着一块牌子，写着：黑白照、彩色照、工作照、结婚照、艺术照……简直包罗万象，什么都管。这儿冲胶卷洗相片很便宜。

我进去时，黄头发正坐在柜台后面抱着一本书低头看着。

“取相片。”我把单子递过去。

他看得很入神，竟然没听见。

“喂，我取照片。”我把声音提高了些。

黄头发抬起头来，看了我一眼，懒洋洋地伸手接过取相单，然后从摆放在身后的一叠叠小纸袋中翻着。

他抽出了一一个厚厚的纸袋。隔着柜台，我就看见了，纸袋上写着我的名字。

啊，马上就可以看到我拍的照片了，也不知

道水平怎么样。

黄头发正想把纸袋递给我，一张照片从纸袋里滑出，飘落到地上，他慌忙蹲下身去捡。

猛然，我好像看见地上的照片上有一点儿蓝蓝的、闪亮的东西。

是沾了荧粉？还是头顶灯光映射造成的？

黄头发捡起了照片，看了一眼，突然“咦”了一声。

他的两眼愣愣地盯住照片，眼光也怪怪的。

“怎么啦？”我注意地问。

黄头发没有回答，又从小口袋里拿出其他的照片看。他的眼光更怪了，咧着嘴，像是很吃惊，又好像很迷惑。

我心里有点儿慌，是不是照片拍坏了？

不瞒你们说，我还是头一次玩照相机。而且在拍照时，我的眼前老有个灰色的小点儿在晃。当时，我以为是眼睛和照相机贴得太近的缘故，没有在意。现在看来，可能照坏了。说不定把她们拍得缺胳膊短腿的。

黄头发又看着那些照片，一张一张地看。

照片的背面正对着我。我看不见照片的内容，只能看见他脸上的表情。他的眼光仍是那种

困惑、吃惊的样子。

“啊！一双腿！”他皱着眉头嘟囔着。

“照坏了吧？”我不好意思地问。

“嗯，是有点儿问题。”黄头发眉头皱得更紧了，然后看着我说，“你能不能过一会儿再来取。最好把照相机带来。”

“行。”我答应了。

可我走出洗相部，才感觉有点儿不对头。洗相片还让我带照相机干什么？

我停住脚步，转身想回去问问。

二

隔着玻璃窗，我看见他正趴在屋里的桌子边。还把台灯移到了跟前，一张一张，又在看那些照片，看得非常仔细。不知为什么，我有一种感觉，他肯定是在看我的那些照片。

屋里的台灯暗了，亮起了一盏小红灯。黄头发好像举着照片在黑暗中看。

我看见过照片上似乎有一点儿若隐若现的蓝色荧光在闪动。我一直拿不准，这仅仅是我的幻觉呢，还是真有荧光存在。

那照片上有什么东西这么吸引他呢？

更古怪的是，黄头发竟从抽屉里拿出一把小尺子，在一张照片上比划着，好像在测量什么东西的长短。然后，又用小尺子在另一张照片上测量着。

“啊！”他发出了一声惊叫。

我推门进了洗相部，说：“我想先看看那些照片坏在什么地方。”

他受惊似地一下子抬起头来，脸色白白的，他的眼神告诉我，好像他正在经历一件恐怖的事情。

“果然，又增长了一点儿。”他向着我喊，用一种惊愕、慌恐的声音。我也被这种慌恐传染了，莫名其妙地问：“什么又长了一点儿？”

“腿，这双腿。”他举着照片对我说。

“什么腿？你说的我一点儿不明白。”

“你过来，我告诉你。你很快就会明白。”他向我招手。

我绕过柜台来到桌边。

“你看这些照片。得这样看，要从头到尾一张一张看。”他整理着洗出的照片，把它们一张张排好，然后，把第一张照片放到灯下指给我看。

“瞧，这是你拍摄的第一张照片，对吧？”他问。

我望着那张照片。没错，这是我在学校教学楼前给她们照的第一张，五个女生排成一排。刘欣站在最中间。

应该说，这张照得很不错。她们脸上都带着灿烂的微笑。作为背景的教学楼也十分清晰。

“这照片好像没什么问题吧？”我不由自主地说。

“你看这儿。”黄头发用手指着照片的中间。那是楼前的水泥地面。

灰色水泥地面上隐隐地有一小片蓝，这片蓝很小很淡，在亮亮的灯下，你不仔细看，不太容易发现。可是拿到稍微暗一点儿的地方，就可以清楚地看见，它闪着荧粉一样的蓝光。我在窗外看见的那闪光大概就是它吧？

这是什么呢？

我仔细看着，看不出它是什么东西。只是半

个指甲盖大的一小片灰蓝。

我问：“是不是胶卷上有斑点造成的？”

黄头发苦笑着说：“要是那样，就没事了。你再看这几张。”他又指着其他几张照片。

我看见过照片中间的那一小片灰蓝一点儿一点儿地在扩大。除去前两张还不明显外，到后面几张，却开始让人慢慢地看出是什么东西了。

我有点儿吃惊。

那是一双脚，一双穿着小皮鞋的男孩的脚。其中一条鞋带还解开着。

但仅仅是一双脚，根本没有上面的身体。

“咦？照片上怎么会出现一双男孩的脚？”我忍不住说出声来。我记得我拍照时，旁边没有一个人。而且，就是真的照到了某个男孩，而根据他脚的位置，我绝不可能照不到他的身体。

我吃惊地嘟囔着：“这脚真是怪。”

“不只是脚，还有腿。”他又把剩下的那些照片排列在桌子上。

啊，后面照片上灰蓝更多了，那小男孩身体的其余部分也在渐渐地显露出来。小男孩的腹部、腰部、胸部都慢慢地出现在照片上了。到最后一张，已经露出脖颈。可是也只到此为止了。

在刘欣和唐英中间，站着一个灰蓝色的、没有脑袋的男孩。

他浑身的颜色蓝灰灰的，像一个无头的怪物似地对着我。

我说：“可惜，一个胶卷只有三十六张，要是再多一些，说不定就能看见他的脸，知道他长得什么样了。”

“最好别看到，要不然，很难说会发生什么。”黄头发突然满脸神秘地看着我。

“怎么了？”我奇怪地问。

“你注意到没有？这个男孩的身体不仅在一点点儿增长，而且，他离你的位置也越来越近。”他惶惑地说，“不信，你仔细看。”他说着，关了灯。屋里的光线顿时暗了许多。只有门外的灯还亮着。他又打开了桌上的一盏小红灯，屋子里立刻充满了暗红的光。

我有点儿紧张地问：“你为什么关灯？”

他说：“刚才我试了一下，好像在红光下看，更有立体效果。”

我和他一起看摊在桌上的一张张照片。照片上那灰蓝色的、没有头的男孩，在红灯下倒显得更清晰了，他身上闪烁着一种神秘的光。



我仔细看着，发现：没头的男孩在每张照片上的位置是不同的。把这些照片一张一张按顺序排列，可以隐约看出，他在朝前走，在向着我拍照的位置一点儿点儿逼近。

“看出来了吧？你越拍摄，他距离你越近。”黄头发神秘地说。

“那怎么了？”我不明白地问。

“也许，”黄头发迟疑地告诉我，“最后，他会突然从什么地方钻出来。因为，他没准儿是个恶魔，是鬼。”黄头发的声音突然变得很恐惧。

“得了，你别吓唬我了。”我讪笑着说。

说实在的，他讲的话我倒不觉得可怕。可他现在满脸神秘的表情，特别是暗红灯光下的恐惧眼睛，倒使我感到不安。

“没吓唬你。可我觉得这事太蹊跷了。”黄头发一本正经地说。他转身从椅子上拿起一本书说，“你刚才来时，我正看这本美国最新恐怖小说，题目叫作‘太阳狗’。讲的是有个男孩有一架照相机。他给别人拍照，照片上一点儿一点儿出现一个凶恶的狗头，并且他老好像听见这只狗的叫声。后来，男孩老不断地拍照。渐渐地，狗的全身都慢慢地在照片上显露出来。最后这狗竟

然真的出现了。它是一个恶魔。”

我打断黄头发的话：“那是小说，全是瞎编的，甭信。”

“是啊，我根本不信。直到你进来之前，一看你那些照片……”他自言自语着。

我一下子怔住了。

是啊，这照片是怎么回事呢？

难道生活中真有小说中那种荒诞的怪事？

不，我不相信。也许只是某种巧合。是我在拍摄时，照相机曝光、或是别的方面出现了问题。

尽管这么想，心里总还是惴惴不安。

我问黄头发：“那小说里后面怎么讲的？”

黄头发说：“是那照相机有问题。那不是一般的照相机，所以我叫你回去把照相机拿来。”

看我怔怔地望着他。他赶忙声明：“我可不是财迷你那照相机。要真是怪照相机的话，我都不敢要。小说里说，那照相机是个邪恶的东西。有个照相馆的老头贪心，拿了那照相机，结果恶魔出来，头一个吞噬的就是他……”

我心里乱糟糟的，收拾起那一堆照片，离开了小洗相部。我没有和黄头发再多说，因为我看

他也有点儿神魂颠倒的，大概是看恐怖小说入了魔了。

可是又怎么解释照片上出现的这些怪事呢？

.....

三

回到家里。我把这件事情和爸爸、妈妈说了。

爸爸开口就说我傻瓜。

“傻瓜，你上当了。”爸爸显出一副特精明的样子，对我说，“什么魔的鬼的。准是开照相馆的小青年，不会洗照片，拿你的做试验，把照片全洗坏了，又不想赔，编了个鬼故事来蒙你这傻小子。”

我犹犹豫豫地说：“不会吧？我看他的样子挺认真的。”

“要叫你看出来是假的，那还叫骗？”爸爸讥笑地望着我。在我面前，他从来认为自己绝对正